

郭闻奇 著

覆巢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郭闻奇 著

覆巢

三部曲

(下)

青海海闹
人落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长春

第三十四章 恻隐之心

祭奠完了之后，李海青率队折回屯子，尽情地吃喝起来。

拉林河从呼兰县东南方向奔来，在这屯子东头暧昧地甩了个弯，于是，小屯子也半推半就地依偎着这条河面不宽水量却极丰的河的怀抱里了，惬意地望着它向西北去追赶松花江。屯里人整年地打鱼摸虾，捞蛤什蟆子，编莆草包，家家过的还挺心盛。

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屯子的人日子过的好，人际关系也和谐，从来没有发生过殴斗。男人们打鱼半夜回家，信马由缰地走进哪家就上炕睡。有时候，两人雨云正浓，自家男人回来了，见了却不吵，自觉退出去再找别家娘们儿。习惯成自然，就这样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以那带有原始性的婚姻生活来支撑着自己的精神。

“屯不露是好屯，家不露是好家。”他们个个都以此来遮掩着可怜而又可卑的人性。

徐五爷为了讨好，特意从外屯请来了唱蹦蹦子的助兴。

徐五爷祖辈以能逮“海冬青”闻名。“海冬青”是女真部落献给辽国的贡品。所以，那时候，徐家的家境十分富裕。可是后来，连着几辈生下的孩子都是左眼瞎，老人说得罪了“海冬青”，是上天给的报应，徐家就再也不逮这种鹰了。到了徐五爷这辈，仍是左眼胎带的瞎。谁也没办法来解释，但他却成了这个屯大家公认的“屯长”。他今年四十多岁，背后人们都叫他“徐跑卵子”。是远近闻名的光棍。这家伙曾经跟过胡子小白龙，后来跑出来独自干，就在这个屯落了脚。有一次，他出去耍钱欠了债，写欠据时误把“光棍儿”写成“光杆儿”。大家以为这是他落魄的先兆。一个心腹指给了他，他笑

了笑，不以为然地说：

“操！棍儿还不是杆儿，杆儿还不是棍儿？大惊小怪。”

徐五爷的威风照样抖。

但他也有患难的日子。一天，他到外屯要钱，手总也不起兴，觉得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而周围的人个个铁青着脸，眼里喷着火，五爷真的有点发了毛，但他灵机一动，支使别人从火盆里拿出一块通红的炭火要抽烟。

那人不耐烦，撇了撇嘴，叫他自己夹；他立了立眉，说：“操，叫你夹你就快夹！”

“搁哪儿？”

“这儿！”徐五爷早把裤腿挽上去露出满是紫黑色疙瘩的大腿。

那人一惊，周围人也愣住了。

“妈拉个巴子，快搁呀！”五爷把扫帚眉一纵，眼一瞪，催促道。

火碳往大腿肚子上一搁，立刻烧得“咝——”直冒烟，他却悠然地对着火，吸着烟，任炭火在烧，他仍照样出牌，抓牌。

牌玩完了，五爷又输了；他把牌往土炕上一摔，就地来个鹞子翻身，往地上一跃，吼了声：“老子今几个钱不凑数，改日奉上。”

那几个江北来的赌棍，也不是吃素的，互相使个眼色，一齐动手，把他捺倒，剥光了衣服，吊在院门的拴马桩上，在鬼吡牙的冬晨，往他身上浇凉水挂浆。折腾半天之后，他咋的也没咋的，抬头一吡牙，问：

“喂！完了没有”

那几个赌棍也着实累了，给他解开绳子。

“来，看你们五爷再来个鹞子翻身。”

站定之后，又打了两个车轱辘把式，到了门外，一溜烟往南蹿了。

这家伙，象猫一样，闻着腥味儿就上。一年春天，他见临村地主

宫大黑的女儿色相好，便偷偷地把她给奸污了，气得宫大黑带着五个枪手，骑着马来抓他。

五爷见势不妙，趁马来到跟前，他从老婆手里夺过吃奶孩子，往马身上一摔，只听“哇——”地一声，孩子断了气，五爷把孩子往宫大黑身上又一扔，大吼道：

“好你个臭婊子养的！还我儿来——”

吓得宫大黑掉转马头，一溜烟跑了。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听说小白龙十分赏识他这种胆量和毒手，便派人贪黑把他“请”到山上入伙。

“闹海青”，徐五爷也跃跃欲试，想出去入伙，无奈，他舍不得屯里这些老娘们儿。这回李海青自己率队来了，乐得他眉开眼笑，前蹄后跳的张罗着杀猪宰羊，又把各家留着过端午节的鸡蛋，搜个罄尽。

这时，村东头的场院里正热闹。

树杈上、墙头上、猪圈、牛棚、马厩的棚顶上、泥房屋顶黑压压的一群群，不停的嗑着瓜籽儿，叽叽喳喳地说笑，院子挤得不通风。司令部的人被安排坐在圈里的长条板凳上，面前还放了几张八仙桌子，摆放着茶水和瓜籽儿；一些鼻涕小鬼，破衣拉撒地盘腿坐在地上或八仙桌底下；后边不时有人往前扬沙子取乐，引来一顿臭骂。吃奶的孩子在娘怀里叼着只属于自个的肥硕、白嫩的油瓶似的大奶子，使劲地把奶头拽挺长，当娘的好似不觉得，吡着被旱烟薰焦黄的大板牙，在跟老爷们打情骂俏。

圈里那两个唱蹦子的，一个脸上抹着两块锅底灰，只露两个白眼珠，一口大黄牙，头上梳着个钻天椎儿，扎一根红头绳；另一个头戴凤冠，肩着霞披，穿件粉红色小上衣，嘴唇点了一点红，但仍掩不住上下唇那青须须的胡楂子，正随着一个干瘦的鸡脖子老头的琴声“啊啊，嗷嗷”的吊嗓。

紧锣密鼓敲打了一阵之后，这两个人终于把扇子一摆，扭扭搭搭上了场。“嘿呼咳，呀呼咳”地唱了个小帽儿之后，进入正戏，两个人逗了起来。那个唱丑的浪不丢地扭着屁股，逗那个唱旦的；而唱旦的则佯装着羞搭搭一个劲地躲；“她”越躲，丑越往前上，随着刺耳的胡琴声，一伸脖、一缩脖，一吐舌头，一挤鼓眼儿，然后，又把扇子夹在大腿中间扭着，扇子一晃动，惹得周围的老爷们儿一阵阵地哄笑，边笑边寻摸跟前的老娘们儿，向她们挤鼓眼儿；而那些老娘们儿却伸手打着老爷们儿的脖梗子，嗔骂着：“该死的馋鬼！”于是“馋鬼们”又一缩脖，一吐舌头，趁其不备，掐了一下老娘们儿的屁股，老娘们儿抿嘴惬意的一笑，……

一个“鼻涕鬼儿”在大人的唆使下，“噌——”地蹿到“旦儿”的身后，用手抠了一下“她”的腋沟，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而“旦儿”不但没恼，反而又蹶屁股叫那孩子抠，却被丑又抠了一下，“她”尖声怪气肉麻地：“嘿呼咳，呀呼咳”地唱着：

“……燕青担担就要走，

小姐拉住了八股绳，

叫声货郎你慢走，

跟我北楼去取银铜。

光取银铜还不算，

咱们两个拜花灯，

过上三年并五载，

给你生个小玩童。

管你就把父亲叫，

管我就把母亲称。

你走过南来闯过北，

哪有这样的美事情……”

村人们张着满口黑黄牙的大嘴，眼珠子色迷迷地瞪着，使劲

听，唯恐落掉一个字。

张喜和张锡武听得淌出了口水；李海青微蹙剑眉，瞪了瞪眼，又微微一笑，端走茶碗，呷了口水，接着仍兴奋地嗑起瓜籽来。

士兵们笑得嗷嗷直喊，各自拿眼睛去逮老娘们儿，蠢蠢欲动着。

两个老太太盘腿坐在前边，边看边用二尺来长的烟袋互相对着火，吧嗒半天也没对着，原来把烟锅对反了！笑了笑，又重新对着火，耳朵可是在使劲地听。

徐五爷见李海青等人笑了，欣然地用手擦着那只湿润的好眼睛，站起来喊了声：

“唱得好！来，大伙给呱叽、呱叽！”说着，他带头鼓起掌。

何吟秋看得实在觉着恶心，这叫啥“艺术”？难听死人啦！她捂上了耳朵，从满嘴呼着臭气的人群中挤出来，跑到场院门外。

古松年也讨厌这种野腔野调的下流地表演，见何吟秋气鼓鼓地出去了，也跟着跑了出去。

花树茂看得直皱眉头，一个劲当身边的郑国柱说：“这调太垮、太难听啦！”也挤出去。

郑国柱和杜桂兰等一些女学生兵，早就想离开，见有人带头走，也壮着胆子退出去了。

这些学生兵都聚在了院门外，仿佛好不容易脱离了齷齪的臭水坑，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他们心情舒畅地互相庆幸着。

“走，咱们到大草甸子上溜马去呀！”花树茂提议。

唿啦啦，这群男女学生兵纷纷跑去牵马，向河边大草甸子奔去。古松年给何吟秋丢个眼神，两人刹在后边，向北边溜了。

幽静的河边，水的韵律，黄昏的韵律，以及岸边烟柳的韵律，水面上浮云梦幻似地游弋，泛着的蒙蒙水气，一下子把这些男女学生兵吸引住了，不约而同的发出了虚呵声。

河边柳毛子被春阳映照得慵懒得垂在水面，汨汨流动着的河水，柔情地拨弄着它，发出了娇矜的呻吟；岸上的老苍子和老鸱瓢，还有刚刚伸开腰的铁叶子，在这块湿润的土地上，欢乐地吸吮着养料，为报答土地的恩赐，闪烁着鲜艳的绿色光彩；而那些水草，活象逗人怜爱的姑娘们的秀发在飘荡。一些野鸭藏在里面，有的忙着下蛋，有的欢乐地交尾，“咯咯咯，呷呷呷”地暇着，只要稍有动静，便“忒楞楞”钻进了柳毛子根底，或芦苇丛里，刹在水底下咬住根茎猫，待没了动静，又若无其事地浮上来游弋。平静地河水，被它们搅混得散出一股浓烈的烂树根的苦酒味，混合着岸上各种植物的沁馨的芳香，叫人微醉。

他们把马缰拴住马的前腿，任它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吃着，自己则躺在岸边软绵绵地草地上，仰面紫红的天空中，飘动着、变幻着的浮云，沉入了遐想。几天行军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花树茂真想画上几笔，立在岸边发呆。突然，一只黄褐色皮毛，尖尖的头部，贼头贼脑十分好看的河狸，扑楞楞从岸柳下的水洞里一冒头，又扎个猛子跑了。河水很清澈，可以看见它扁平的灰色尾巴，象舵一样上下摆动。

“小东西，吓我一跳。”他用眼睛瞄着它的体型，脑子里早已把它速描下来。“战争结束后，这都是很好的素材。”

“啊呀！”杜桂兰在他身后的十几米处，惊叫了一声。“快来看呀，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在拱啊？”

花树茂起身走过去，见松软的毛茸茸的草地上，拱起两米长一溜土堆，他蹲下来用手拨拉一下，土粒匀称，蓬松，象是故意叠起的土垆。

“别动，这是一只鼯鼠。就是常说的瞎笨杵子。”

杜桂兰好奇地蹲下来细瞅，发现顶端的土垆还在蠕动。“快！在这里头呐！”

花树茂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慢慢地把脚踩住了那蠕动着土垆，只觉鞋底下蠕动得更厉害了，脚心痒酥酥的，他快活地朝杜桂兰挤鼓一下眼睛。“喂，你也想试试吗？”

杜桂兰努了努嘴，摇摇头，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娇嗔地瞪了他一下，可把花树茂的心，给敲得直晃悠。

“这底下的小东西，正在掏洞呢。一会你就看见啦。”

杜桂兰壮了壮胆，蹲在他身边，耐心地等着；“不吓人吧？”

“咋不吓人！”男人在女人面前，大都是以吓唬女人来显示自己的威风和权威的。花树茂挺直了胸脯，自豪地插着腰，象即将获胜的大将军。“告诉你呀，吓坏了你，我可不管！”

杜桂兰往后一闪，坐了个仰八叉，噘起小嘴儿，装哭；“你敢不管，你敢不管！我去告诉司令——”

“没出息！日本鬼子没把你吓住，倒叫一只还没出土的瞎笨片子给吓哭啦！还是抗日的女兵呢！”

正说着，鞋底下拱得更厉害了；花树茂把脚冷不丁一抬，“噌！——”从土堆里蹿出一个灰褐色、巴掌大，胖呼呼、毛绒绒的小鼯鼠，见了光，两眼闭得溜严，抖动着胡须，“吱吱”叫起来。

“哈……这个小笨蛋！”杜桂兰拍手笑起来，想摸，又怯怯地收回了手，光是欢笑着跳着脚。郑国柱和其人一些人也闻声跑过来看。

“喂，”杜桂兰说，“花树茂，想必你在家准是个淘气包子，见天在河边草地上抓这小笨蛋吧？”

“不瞒你说，小时候常随管家去江边逮鸟、捕鱼、也抓这小东西。我爱玩这些，常抓来练习画画，画完就都放回去。有时候，见别的孩子玩腻了就摔死，怪可怜的，我就买下来，也都放了。不知咋的，我见它们哆嗦成一团，就心疼。”

杜桂兰敬慕地望了他一眼。

“喂，你们还看不看了？不看我就把它放回去了。”

郑国柱一心恋着去骑马，跟另一些学生呼啸着跑了。杜桂兰恋恋不舍地凑过来，胆怯地摸那小鼯鼠的毛绒绒的身子，说：“怪可怜的，瞧它哆嗦成一团。”

花树茂佯装害怕的样子：“哎哟，好咬人呐！”

杜桂兰急忙往他身后一躲，两手不由得搂住了他的脖子，一股电流，叫花树茂浑身酥酥得没了力气，舌根烫得脑子“嗡”的一声。

杜桂兰也觉出来了，急忙放下了手，尴尬地低下了头，转身跑了。

花树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一见着杜桂兰，便仿佛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乐趣，话也多了，浑身也有了劲儿。一天不见，就象丢了魂儿。找来找去，原来魂儿已经被杜桂兰的眼睛摄去。

杜桂兰长得并不怎么漂亮，但她会做戏，会撒娇。参加海青队之前，她在哈尔滨一中毕业，到呼兰县姑姑家串门，被军校一个军官看中，她也看中了那军官，稀里糊涂地进了军校。“九一八”事变，她背着家庭和姑姑，随那军官投了马占山；后来那军官把她又甩了，她就投了海青队，想战死在前线，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从不说话，光看她休息时总是一个劲地擦枪，数子弹。攻下扶余后，认识了花树茂她才露出了笑容。她了解到花树茂是学美术的，渐渐靠近他学点艺术知识。因为她平素酷爱文学，两个人谈起来，还颇有些共鸣哩。也许心灵受过创伤，所以，她见古松年常跟何吟秋粘乎乎，心里不无嫉妒地当周围的女学生兵们大发宏论。

“我可告诉你们，男人们个个都是急性子。他们想用你的时候，什么心肝宝贝，命根子，我的灵魂……甚至巴不得叫你祖奶奶，待他们的欲火一灭，就象丢掉一块抹布一样随便。哼，我算看透他们啦！”

“杜姐，这么说，你的体验还真深刻呢。”女学生兵们睁大了眼

睛望着她。心目中，把她当成了真正的大姐。除了何吟秋之外，杜桂兰也真的处处爱护着她们。

“当然喽，”杜桂兰警戒的说，“《堂·吉珂德》中的玛塞拉就曾说过，美人并不个个可爱，有些只悦目而醉心。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永远定不下来；因为美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一个规矩女人好比远处的火焰，就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近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贞洁端重是内心的美，没有这种美，肉体不论多美也算不得美。有人只图自己的快活，费尽心力想剥夺意中人的贞操。贞操是身心最美的德行，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遂了他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吗？”

女学生兵们一个个听得入了神，象看见了天国的神灵的光环，把杜桂兰捧为他们的守护神一样了。

“杜姐，你简直就是我们的神父啦！”

“别这么说。我不过是想给大家敲敲警钟。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咱们女人就尤其难熬啦！”

女兵们各个沉默了。其中一个年岁小的乡下丫头，她是因为偷了东家小姐的一双皮鞋，逃出来的；眯了眯好看的眼睛，问杜桂兰：

“杜姐，这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战争？”

杜桂兰瞅瞅她，“噢”了一声，陷入沉思地望着远处的河水，说：“人类，只要还存在着愚昧、无知，就会发生战争的。”她说完，眼睛里深邃地泛起了蓝色波光，“我想起雪莱的一首《战争》的诗：‘如今野心、权力和贪欲携手来把死亡和毁灭投给这流血的世界，看吧！无数的死难者尸横荒原/听吧！凄厉的嚎叫声响彻云天/报复的怒火无疑是这场灾难的起因/从拥挤的人生舞台扫荡了万千生命……’”

乡下丫头听不懂，傻乎乎地环视其他姐妹。

“这诗，你不懂，”杜桂兰摸着乡下丫头的手，你只要小心点那些兵痞们的馋劲，跟着咱这些姐妹们，就不会吃亏的。”

“可不是咋的，”乡下丫头狠狠地说，“我就害怕他们那些带钩子的馋眼睛！”

“还有那个张团长，见了咱们女兵，老说下流话，兵们就拍手哄笑，象是要一口把咱吞下去！”

“咱们这些女兵走到哪儿，他们就象绿豆蝇似地跟着。那天，我就见张喜团长站在咱晾晒的衣服杆下，摸咱的裤叉呢！真不要脸！”

“哼！我真后悔，要是在江桥抗战时候，跟正规军走该多好！”

不知啥时候，花树茂藏在了女兵们的身后大树下，听着听着，不禁可怜起这些女兵们。

杜桂兰安慰大伙，“也有好人呐。海青司令，古参谋长、花树茂、郑国柱，不是挺疼咱们的吗？热啦、冷啦的，有一回我病了，海青司令还亲自给我弄来一碗热汤面片呢！”

“嗯呐，要不是海青司令待咱们好，我早离开这儿啦！”

“所以说呀，”杜桂兰说，“咱们在战争年月里，要抱成团，一人有事大家帮。司令说过，战争，不准要爱情。大家千万别叫男人们骗喽！”

“是啊，”花树茂插了句，见大家都猛地回头盯着他，他又有些后悔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你刚才说的那些贞洁呀，美德呀，不过是些太平盛世的高雅艺术。战争，跟他们根本不搭界。不过，维纳斯女神可决不能跟阿瑞斯战神相处的。”

“那依你说，古参谋长跟何部长就不该在一块儿啦。”杜桂兰斜睨着他说，然后又撇着嘴，环视大家，欲取得支持。

“可不是咋的，”众人七嘴八舌道，“他们就不该谈情说爱。”

“那不过是兴致罢了。”花树茂为自己辩解道，“比如张喜团长，

还有一些长官们，为啥到一处就去逛窑子呢？另一些士兵也有此类事发生。”

“说的好难听。别说啦！”杜桂兰制止道。“花少爷，我就不信你这个‘兴之所至’。依你这个艺术大学的高材生来看，为啥还要娶个乡下老婆呢？”

一针见血的语言真是触及灵魂啊！花树茂立刻被噎住了，只拿眼睛白愣着杜桂兰。他无意向她解释，他觉得那没啥必要。可是，现如今，他反而觉得对不起那位守空房的乡下姑娘，尤为内疚。

杜桂兰见花树茂很尴尬，微微一笑，替他解围道：

“我在学校读过不知谁翻译的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章，别的都忘了，只记住一句话，‘爱就是成为一个人。’这句话，永远使我犯寻思。”

“犯啥寻思？”花树茂问。

“假如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呢，就是要成为一个人，就得爱；没有爱，就不能成为一个人。爱本身就是人性的显示。爱可分为低俗的和高贵的两种。”

“啥叫低俗的？”女兵们问。

“低俗的，就是动物反群那种性冲动，是疯狂的，自发的，残忍的，就象土匪绺子和日本兵的强奸。”

“哎呀！快别说了，真难听！”女兵们急忙捂上了耳朵。

“高贵的，就是抑制的、宁馨的、自觉的、慈悲的。前者是兽性的，后者是人性的，也是理性的。”

花树茂佩服地望着杜桂兰关于爱的宏论。“想不到，杜小姐的认识真深刻呀！”

“喂——花树茂！快截住它——”落霞处，传来了郑国柱的喊声。

花树茂腾地起身去截马，背后传来一阵爽快的大笑，笑声如芒

刺，叫他难忍。抓住那马之后，他气得使劲勒了一下马嚼子，纵身一跃，上了马。

这马也会欺生，它觉出骑手有些胆怯，在原地团团打转，又左右摇晃着，想把骑手颠下去，然后又放开小跑，冷丁又站住竖起了前蹄，“啾啾”长鸣，吓得花树茂紧紧搂住了马脖颈。

“喂——”杜桂兰跑过来，她们是在军校练过骑射的老资格，教训着花树茂，“放开胆子，别怕！骑在上面要稳，勒住马缰，挺直身子，把腿放松，你的腿夹得越紧它越是觉出你是生手，就越是不爱叫你骑。听见了吗？”

花树茂跟跑过来的郑国柱听着，面面相觑，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可是，马仍在原地转磨磨，花树茂紧张地喊着，“吁——吁——”，马根本不听，气得花树茂一筹莫展地跳了下来，马也不转了，只用前蹄刨着草地打着响鼻儿。

杜桂兰把好看的细眉往上一挑，厉声喝道：“再骑上去！”花树茂和郑国柱吓一哆嗦，两个人各自慢腾腾地摸着自己的马脖子，把脚伸进马蹬，一纵身，骑了上去。

“如果你们老是迁就它，就一辈子也别想骑马。”杜桂兰说着，用手各自拍着他们的马屁股，两匹马又迎着落霞处飞奔而去。

杜桂兰也牵过自己的马，娴熟地骑上去，一弓腰，策马迎上。

紫红的落霞映着他们的剪影，在河边草地上并排跑着。

拉林河在春的感召下，漾起美丽的涟漪，渐渐吞噬着红霞，河面上一片闪烁的金光。突然，花树茂的马往前打个趔趄，陡地停住了脚步，又往后一闪，昂头打起响鼻儿。花树茂仔细往地上一瞅，原来是一个鸟巢，一只花翅鸟忒愣愣地飞起。花树茂跳下马来，弯腰去看，见鸟巢里还有四枚花褐色的鸟蛋，已经被鸟孵得滚热，其中一枚已被马踩碎。他痛惜地把翻倒的鸟巢又重新摆正，将鸟卵重又

放回原处。蓦地，他又想起北平鲜桃胡同里门洞梁上那家燕巢，如今不知怎样了；燕巢在梁上，尚有顽童用竹竿捣毁，这鸟巢建在地上，能保险安全吗？他重又拾起鸟巢，四处看看，并没有一个安全之处摆放它。正犹豫着，郑国柱回头问他：

“怎么啦？”

他把鸟巢举起来，说出原因。郑国柱说：

“真是感情用事。鸟把巢筑地草丛里，想必有它的理由和遗传习惯。世上的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你硬是给它换个地方，它不但不领你的情，恐怕还会怪你多事呢！”

杜桂兰也骑马跑过来，听说后，哈哈大笑起来，说花树茂真象个呆子。花树茂瞪起眼珠子，说他们毫无怜爱之心。把鸟巢端详了半天，见那花翅鸟一个劲地在周围吱吱叫着盘旋，他索性把鸟巢又放回原处，骑上马走了。边走，边想，鸟跟人一样，都不爱离开自己的老巢。倘若世上都象这河边似的太平，和谐，该多好啊！

花树茂爱联想，也爱伤感。看这鸟巢，又想起了前些日子被桑老九匪帮烧毁的村子，老乡们个个气忿地抱着膀子站在熊熊的大火的家门口的惨景，不由得又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骑马往河边走去，见那里围着一些人，几个女兵大叫着跑开了。

走近一看，原来河边柳毛子下漂起一具女尸。

几个士兵正在审问那个捞鱼的老乡。

“你说清楚喽，到底是咋回事？”

一个士兵用柳条子拨弄着水里的女尸，想把她捞起来。

那豁牙子老乡有四十多岁，吓得刀条脸煞白，吱唔了半天，才说：

“那天我在这儿捞鱼，见上边漂来这女尸，被柳毛子挂住了；又见她身下跟来不少鲶鱼，就用绳子把她给挂在这里，寻思好多捕些

鱼来卖……”

“卖多少鱼啦?”

“百十来斤。”

“这么说，我们吃的鱼，也是这儿的吗?”

“嗯呐。”

“妈拉个巴子，真他妈坑人！走，上司令部去！”

“老爷，你饶了我吧，我家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呢！”豁牙子老乡跪下捣蒜似的磕起头来。

几个士兵很想把女尸捞起来，可是，见她身上的肉大半都被鱼吃掉，估计也不能来人认领，就有些灰心。花树茂和郑国柱、杜桂兰走来后，又劝那几个士兵把女尸捞上来，在岸边挖了个深坑，埋上了。

这女尸到底是投河自尽的，还是有人陷害的？说不清，引起花树茂许多联想，叹惜着她的悲惨命运，他瞟了那豁牙子老乡一眼，见一副傻相里藏着狡黠和野蛮，仿佛私欲在他的每个毛孔里膨胀，十分令人愤慨。——混账东西！我们在进行神圣的抗日保国斗争，他们在这儿沉尸捞鱼，这是啥国民呢！难怪古松年总是在发狠，非得好好改造中国人的灵魂不可。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还算是人吗？

正愁着，河上漂来一只小舢板，上面只一个人划着浆，靠岸，她轻捷地跑下来。大家一齐望去，只见她身穿关东军服装，脚上却穿双破皮鞋，而且还是红与黑两种颜色，见了人就嘻嘻笑，还一边抹口红，把头发弄得稀乱。

“咦？八成是个疯子吧？”杜桂兰悄悄地说。

“不一定，兴许是女间谍。”郑国柱猜疑道；“我去把她抓住审问一下。”

那女人见来人抓她，扭头便跑了。

